

默

記

第二函

函十九冊

據彭玄楮校汪季青鈔本陳仲魚
過錄朱映渭鮑詒飲吳兔床校本

默

記

涵芬樓藏版

默記卷上

王銍 性之

藝祖仕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新

業本作親

征淮南駐蹕正陽攻

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

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

江南李景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

據

業本作援

壽州命大將皇甫暉

業本作暉五代史作暉

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

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

憩

說郭作屯

滁州城下令翼日再出太祖兵再聚於關下且虞暉兵再至

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邨民有爭訟者

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

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爲與己

如何

葉本作何如
鮑校改如何

曰非其敵

朱鮑校作比

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

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已敗畏其

兵出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乘勝而出

我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

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

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

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

葉本作川
鮑校改背

小路率衆

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

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

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

誓師夜出小路亟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

說郭作通

城暉果不爲備奪

門以入旣入暉始聞

說郭作知

之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

原本葉本無巷
字從朱鮑校補戰

三縱而三擒之旣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

自相蹂踐死亡不計其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

我敵必斬皇甫暉

本無暉字鮑刊補

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爲二

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

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簣

影校作簣

中金瘡

影校作創下開

被

本本作破朱鮑校改被

體

自撫視之暉仰而言我自貝

本本作貝鮑校改貝朱

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

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

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

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瘡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

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

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纔一水隔耳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援

則

陳校則字疑誤五朝小戰古今說海則上按字作失接二字

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

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

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

本集

有先字朱
鮑校刪

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眞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于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咸鎬豐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辟爲歸德軍節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况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纔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葉本作請朱鮑校改闕見世宗屏人嚶蹙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

世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而原本作同從彭校改朱鮑校同字疑衍鮑刊作而案說郭五朝小說古今說海均作同出

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

葉本作云朱鮑校改曰

陛下見隔

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

隔岸大如

宋鮑校改大如五朝小說古今說海作火如

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四

葉本作數歲引

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

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

被病歸而崩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盛

鮑朱

校無盛字鮑刊仍有

兆豈偶然哉陸子履爲先子言

以上七字五朝小說古今說海無說郭有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欄乘轎子出居天清寺

五朝小說古今說海有

天清寺二字連下文十字作夾注

世宗節名而寺

原本葉本無寺字從朱鮑校補

其功德院也藝祖

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卽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

乃世宗二子紀王蘄王

原本蘄字空闕葉本蘄王二字空闕從鮑校據學園堂蘇補鮑刊仍賦蘄字彭校云據五代史家人傳宋受禪時世宗子存者

三曹生熙讓紀王熙讓廟王熙讓此云二人不足信史云乾德二年熙讓卒熙讓熙讓不知所終故當時相傳有此說

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

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

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卽命追還以

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

者是也

鮑刻注案王登雜錄云名惟吉案宋史潘美傳惟吉美從子此云美收爲子則作惟正者是

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

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

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帥

葉本無帥字朱鮑校補

其英明有自云

說郭五朝小說古今說海英皆

誤作美有皆誤作者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告原本葉本作皆從朱鮑校改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

李平鉉既去乃有旨再

原本作真從葉本改

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

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

以上十二字原本作廷前却數十回彭校改

作牽機藥者服之前却數十回宋鮑校增刊五

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本

葉

作乃朱鮑校改又

後主在賜第因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

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

禍云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一方無兵

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勳雖其子孫莫知之也從太宗平太原既擒

劉繼

葉本作斷朱鮑校改

元以歸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駕至幽州

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

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

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後軍徐行故鑾輅得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

又虜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俶之功也

世傳王迴遇女仙周瑤

原本作瑤
鮑校改瑤

英事或言非實託寓而爲之爾

是誠不然當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嗣

朱鮑校
改儲

屢夭晏元

獻爲相一日遣人請召迴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

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仙遊其人名在帝所果否王璐驚惶

不知所對徐曰此子心疾爲妖鬼所憑爲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

曰無深諱不知每與賢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王璐對曰間有後

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託令

令疑今
之說

似以

皇

朱鮑校有太
字鮑刊仍無

子屢夭深軫上心試

原本作試
鮑校改試

于帝所問早晚之期

與後來皇子還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辭後數日來云密言謾令小

子問之小子言其人親到九天見主典簿籍者言聖上若以族從

爲嗣卽聖祚綿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言

原本葉本無言
字從朱鮑校補

若此願相

公勿以爲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富

鄭公乃晏壻也富公爲宰相皇子猶未降故與文潞公劉丞相王

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觀

察使致仕待溥甚嚴不以其貴少假借每賓客至溥猶立侍

宋鮑校作侍立

鮑刊仍作立侍

左右賓客不自安引去國史言之詳矣祚居富貴久奉養奢

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爾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

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

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

宋本汝作諸語朱鮑校改汝

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

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

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

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

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固問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

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

在後侍立者曰孫兒輩

宋本作題陳校適字未解疑作們字

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

湯水

太宗長子楚王元佐既病廢次卽昭成太子元僖封許王最所鍾

愛尹開封府擇呂端張去華陳載一時名臣爲之佐禮數優隆諸

王莫比將有青宮之主藥本作立王豐肥舌短寡言娶功臣李謙溥姪女

而王不喜之嬖惑侍妾張氏號張梳頭陰有廢嫡立爲夫

人之約會冬至日當家會上壽張預以萬金令人作關振金注子

同身兩用一着酒一着毒酒來日早入朝賀夫婦先上壽張先斟

王酒次夫人無何夫婦獻酬王互換酒飲而毒酒乃在王盞中張

立於屏風後見之拋耳頓足王飲罷趨朝至殿廬中卽覺體中昏

憤不知人朱鮑校有字鮑刊仍無事不俟賀扶上馬至東華門藥本無門字外失馬

仆于地扶策以歸而卒太宗極哀慟命王繼恩及御史武元穎鮑刻

注一作武克穎宋史不載武名鞠治頃刻獄就擒張及造酒注子人凡數輩卽以冬至

日齎釘於東華門外贈王爲太子府僚呂端陳載俱貶官而張去

華已去官旋以它事貶云

葉本云字闕下文重
一去字朱鮑校補刪

去華之孫景山言親見

其詳今國史載此事多微辭惟言上聞之停冊禮命毀張之坟墓

而已

吳校今宋史作毀張氏父母之體也此處似誤
氏有招魂葬父母之體也此處似誤

晏元獻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玉髑髏因大富今弟

兄異居欲分爲數段元獻取而觀之自額骨左右皆玉也壤異非

常者可比見之公喟然

葉本公字在喟然上
朱鮑校改寫喟然上

歎曰此豈得於華州蒲城

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實於彼得之也元獻因爲僚屬言唐

小說唐玄宗爲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槌擊其腦玄

宗臥未起中其腦

葉本空闕二字朱鮑
校不闕鮑刊仍闕

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客曰我

固知命盡於汝手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且法

善勸我服

原本葉本無服
字從朱鮑校補

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

我

葉本作吾朱
鮑校改我

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續通錄云

玄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

也然則此乃真玄宗之髑髏骨也因潛命瘞於泰陵云肅宗之罪

著矣或云肅宗如武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吳校嘗見劉氏通書云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溫

緇發其陵見明皇頭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豈殺三子納兒婦遂假手輔國耶明皇在晉歷代山陵考亦取其說然則元獻所見者豈卽此邪書之以備參考

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歷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爲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爲殿前點檢一日有殿直衝節者訴於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聳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五舊相對太祖望見却立聳然整原本葉本作上謂校及鮑刊今從五代史注改正御袍襟領五代史更磬折鞠躬頂禮乃過四字五代史注無左右曰陛下貴爲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着其敬畏如

代史王朴傳注引此無與朴二字

之屬太祖卽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

相對太祖望見却立聳然整

原本葉本作上謂校及鮑刊今從五代史注改正御袍襟領五代史更磬

折鞠躬頂禮乃過

四字五代史注無

左右曰陛下貴爲天子彼前朝之臣禮

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着其敬畏如

此又閒

原本葉本作開從朱鮑校改

談錄云朴植

五代史注無植字

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

之世宗收淮南俾

五代史注同葉本作但朱鮑校改俾

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拆

五代史注同葉本作拓下

怒廂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

原本作曉從彭

校改嘆葉本作嘆朱鮑校作嘆鮑刊仍作歎

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

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

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

呂申公爲相有長者忠厚之行

原本作術從葉本改朱鮑校作術鮑刊仍作行

故其福祿子孫

爲本朝冠族嘗因知制誥有闕進擬晁宗慤仁宗曰無甚文名命

別擬人申公曰臣之所見或異於是今內外之臣文字在宗慤之

上固多但宗慤父迴年逾八十受先朝尊禮若使其生見子爲侍

從且父子世掌絲綸尤爲盛事迴必重

葉本無重字鮑刊補

感戴足以惇聖朝

孝悌之風上許之卽降旨召試是日亟命至中書迴方熟睡不暇

白知也旣畢還家而迴老病臥于床上注目以待宗慤之歸問今

日來何晏也宗慤具白召試畢方歸故不暇白大人也問試得意否宗慤曰甚得意也迴大喜遽下牀扶行失病所在蓋久病臥於牀固喜其子召試而忘其疾也宗慤在詞掖久之父子每同錫燕縉紳榮之宋綬云自唐以來惟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之朱鮑校有字鮑刊

仍無掌書命至是有晁氏焉然則呂申公作相

原本葉本無其字從朱鮑校補

有後宜哉原本相在作上而卹人之

老真宰相器也其

原本葉本無其字從朱鮑校補

有後宜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懿爲母也章懿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號泣過度章惠太后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殯之仁宗卽以犢車亟走奉先寺撤殯觀之在一大井上四鐵索維之旣啟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壞也時已遣兵圍章獻之第矣旣啟棺

葉本作顯朱鮑校改棺鮑刊仍作觀

知非鳩

死乃罷遣之

丁謂當國權勢震主引王沂公爲參知政事諂事謂甚至旣登政

府每因閒暇與謂款

原本朱鮑校改疑從彭

必涕泣作可憐之色晉公

問之數十次矣一日因問閔然

原本朱鮑校改從葉本

對曰曾有一私家不

幸事恥對人言曾少孤惟老姊

原本朱鮑校改從葉本

同居一外生原本朱鮑校改從葉本

不肖爲卒想見受艱辛杖責多矣老姊在青州鄉里每以爲言言

訖又涕下謂亦惻然因

原本朱鮑校改從葉本

爲沂公言何不入文字

乞除軍籍沂公曰曾既汚輔臣之列而外生如此豈不辱朝廷自

亦慙言于上也言畢又涕下謂再三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爲

媿惟早言于上庶脫其爲卒之苦爾自後謂數數勉之留身上前

奏知沂公必涕下曰豈不知軍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終自羞赧爾

晉公每催之且謂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陳沂公猶不欲謂又自

陳之

吳校云句疑有誤

一日且責沂公門戶事乃爾緩謂當奉候于閣門沂

公不得已遂留身既留身踰時至將進膳猶不退盡言謂之盜權

姦私且言丁謂陰謀詭譎多智數變亂在頃刻太后陛下若不亟